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进化幻影

本书编委会编



I14
143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进化幻影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进化幻影/《中外科幻故事丛书》编委会编.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

ISBN 7-80112-029-9

I. 进…

II. 中…

III. 科学幻想—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11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875

2003年4月第3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78千字 印数:0001—3000

(每套50本)总定价:380.00元

主 编： 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 葛 兰
编 委： 左 骏 肖艾林 刘叶青
梁 叠 叶文殊 乔晓艳
邵建涛 丁德华 陈凌智

学会委员《非从事站以择代中》

前言

19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人类的生活舞台和生存空间得以大大拓展。文学家们纷纷开始对科学未来和美好明天浮想联翩。

英国诗人雪莱第一个以其诗人的梦幻创造了《弗兰肯斯坦》而开科幻小说创作之先河。接着法国作家凡尔纳和英国作家威尔斯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前者以其现实主义手法，在现实科学的基础上展开合乎逻辑的想象；后者则以其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种种忧虑。伴随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 20 世纪后期，大量科幻小说所描述的“梦幻”已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已非天方夜谭；“空中楼阁”并非海市蜃楼；即使“对牛弹琴”也非知音难觅。

但是，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在不断拓展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人类生存危机四伏——人类在创造文明和享受文明的同时，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文明威胁。科幻小说更多地表现了这种忧患意识。在 70 年代前后，科幻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到 80 年代达到鼎盛——涌现了像克拉克、阿西莫夫等

目 录

猿的行星	(法) 布勒 (1)
弹指一挥间	(英) 布·阿尔迪斯/滕文学 (13)
执法如山	(英) 保尔·安德逊 (23)
太古巨人 在哪里	(日) 小松左京 (38)
过去·现在·未来	(美) 纳·沙克纳/单伟健 (63)

公元 2500 年，我随安泰勒教授和青年学者勒万一起乘坐飞船，开始了我们的太空旅行。

经过四年的漫长飞行，飞船到达了猎户星座的空间领域。我们选择了其中一颗行星作为第一个降落目标。当然，飞船不宜于登陆，就让它留在行星的重力场轨道上，这比轮船锚泊在港口里还要安全。我们乘坐带有火箭装置的小艇顺利地降落在这个行星的草地上。这个行星和地球一样，有海洋、高山，有森林、草地，还有城市。当然肯定也会有居民。我们兴奋地把它命名为梭罗尔。

我们顺着一条天然小径走进树林，看到一条清流从几米高的平坦岩石上落入一个小湖，湖水清澈凉爽，真是一条天然游泳池。突然，我们发现瀑布落下的岩石上立着一个女人。面对这个梭罗尔女人的迷人的美，我屏住了呼吸。她是一个

猿的行星

公元 2500 年，我随安泰勒教授和青年学者勒万一起乘坐宇宙飞船，飞往神秘诱人的超级巨星猎户星座。这个星座离地球大约有 300 光年之遥，飞船以难以想象的最大速度在宇宙中飞行，我们的时间和地球的就有了明显的差距。按照时间换算，我们飞行两年，地球上就过了 300 年，等我们再回到地球的时候，地球已经老了七八百年了。对我这个年轻记者来说，这是一次极难得的机会，虽然我的报道只能在 800 年后发表，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才更具有举世无双的价值。

经过两年的漫长飞行，飞船到达了猎户星座的空间领域，我们选择了其中一颗行星作为第一个降落目标。当然，飞船不宜于登陆。就让它留在行星的重力场轨道上，这比轮船锚泊在港口里还要安全。我们乘坐带有火箭装置的小艇顺利地降落在这个行星的草地上。这个行星和地球一样，有海洋、高山，有森林、耕地，还有城市，当然肯定也会有居民。我们兴奋地把它命名为梭罗尔。

我们顺着一条天然小径走进树林，看到一条清流从几米高的平坦岩石上落入一个小湖，湖水清澈凉爽，真是一条天然游泳池。突然。我们发现瀑布落下的岩石上立着一个女人。面对这个梭罗尔女人的惊人的美，我屏住了呼吸。她是一个

年轻的姑娘，要不就是个女神，赤裸的身上，除了一缕长发披在肩上，没有任何装饰。她修长苗条，有一张异常纯洁的脸，仿佛在梦中一样，只是眼光冷漠无情。她在观察我们，看来吃惊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动作机敏得像一头随时准备逃跑的野兽。我们故意装出一副对她不再感兴趣的样子，扑到水里玩起来。这一招果然很有效。她很快对我们的嬉戏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兴奋地张开嘴巴，不时地从喉咙里发出短短的喊叫声，表示她的愉快。我向她投出一个尽可能殷勤而温柔的微笑，出乎意料之外，她尖叫一声，转身逃进森林。“这是个野蛮人，”我说，“也许是属于非洲原始森林里那种落后的原始人。”我们决定在这里再呆一天，设法和这森林里的居民再接触一下，其实心里都希望再看到那个姑娘。我们把她称作诺娃。

第二天，我们受到了猝不及防的攻击：一大群梭罗人象孢子一样从矮树丛里冲出来，容不得我们举起枪，就扑到了跟前。他们并不想杀我们，只是向我们的衣服和物品进攻，一帮人风卷残云般地抢走了武器弹药和提包，扔到远处；另一些人则扑到我们身上，扒下衣服，撕个粉碎，好像凡是制造出来的东西都使他们发怒和害怕。小艇惨遭洗劫，所有的仪器都被砸得稀巴烂。我们成了俘虏，被带进林中的营地。他们住的是一种巢穴，类似非洲森林里大猴子筑的窝。他们的饭食实在不能吸引我们：一头鹿撕成碎块，粗略地去掉毛皮，用指甲和牙齿扯下一块块生肉，填进嘴里，这样的美餐让我们看着恶心。晚上，我们各自在草地上找了一块地方，想学着他们那样搭个窝过夜。诺娃很感兴趣，最后竟走过来帮我折了一根很韧的树枝。我躺下后，诺娃便迟疑地一步步朝我

挪近，在我身边躺下来，缩成一团。她的样子就像是一头养熟了的家畜，来找主人取暖。我们就在这种古怪的姿势中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树林间已透进了天空的鱼肚白。我朝诺娃微笑了一下，还好，她只是战栗一下，却没动。我笑得更甜，她依然颤抖，但终于安静下来。接着，我发现她在竭力模仿着我。的确，她在“试”着微笑。我猜得出她是在努力收缩脸部的肌肉，但试了几次，都只扮出了一副痛苦的怪相。眼见一个人为表达极普通的感情竟付出如此艰巨的劳动，而又收效甚微，那是很令人感动的。正当我们俩都试图相互接近时，突然，嘈杂的喧哗声打破了林中的寂静，梭罗尔人惊恐地一哄而散，我们也各自逃生。

一阵阵枪声响起来。我惊愕地发现，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荒诞的围猎：猎人是猴子，而被追捕的却是和我一样的梭罗尔男人和女人。他们赤裸的尸体弹痕累累，惨不忍睹。可怜的勒万在枪声中倒下了。我拼命逃跑，没想到一头撞进了一张大网，一大群侥幸躲过了子弹的梭罗尔人，也像我一样落入了网中。

我们被装上囚车运往城市。我把脸贴在铁栏杆中间，第一次看到梭罗尔星上的文明城市。来往的“行人”都是猴子，店铺的“老板”是猴子，驾车的“司机”也是猴子。一直走到街道的尽头，也没有看到文明人类，我感到十分失望。最后，我们被带进一座医院，分别关在大的一个个铁笼里。我发现，关在我对面笼子里的竟是我的诺娃！

看来猴子是这个地球上唯一有理性和文明的生物了，我决心尽可能和它们接近。我向两个送饭的猴了鞠了躬，还十

分真诚地朝它们笑着问好。没想到它们把我看成一个独特的怪物，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早晨，我故意坐在栏杆着，尽量保持人的高贵气派，显出沉思的神气。走廊的门开了，两个看守拥着一个新“人物”走了进来。这是一头年轻的雌猩猩，她穿着一件裁制精雅的白罩衫，腰间束一条带子，短袖中露出两只灵巧的长臂。最使我吃惊的是它那极为灵活聪慧的目光。它一面审视我，一面从皮包里抽出一个本子。“您好，夫人，或是小姐！”我一边鞠躬，一边说，“我很抱歉以这样的装束出现在您的面前。请相信，我是不习惯这样的……”等我用最和蔼的微笑结束这场演说时，雌猩已经惊呆了。后来，它朝我微笑了。直觉告诉我：它已经猜到一部分事实真相，开始认出我的高贵本质。这就是我和“姬拉”的第一次见面。

第三天，猴子开始对我们进行一连串的“测验”。一个看守先吹哨子，然后摇晃水果，诺娃立刻激动起来，下颚蠕动着流出口水……我顿时悟出了其中的奥妙，这种“条件反射”的试验，正是巴甫洛夫曾经在狗身上做过的。我对自己的聪明感到自豪，但是不表现出自己的聪明，我是不甘心的。我想尽一切方法显示了自己的“聪明”。

我的“高度智力”引起了猴子们的注意。姬拉和另外两只猩猩来看我，其中一个叫“扎伊尤斯”的老猩猩看上去像是个很有权威的“人物”。姬拉捧着记录本，读着有关我的情况。老猩猩显然没被说服，又耸肩又摇头，然后倒背双手，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每次经过我的笼子，总要不怀好意地瞟我几眼。我很气恼，决心小小耍弄它一下，让它领教领教我的厉害。于是，我学着它苦思冥想的样子，驼起背，皱着眉，双

手反背，在笼里来回地踱步。猴子们憋不住哄堂大笑，连姬拉都忍不住笑了。我顺利地通过了全部测验。最后的试验是打开一个加了九道机关的盒子，这对我当然不成问题，但我还不满足，还把装在盒子里的果子殷勤地献给姬拉，它红着脸接了过去。

从那以后，猴子们把我送进了诺娃的笼子。我很快习惯囚笼中的生活。白天，猴子们服侍得细致周到；夜里，我和宇宙间最美的姑娘同眠一榻。尽管扎伊尤斯仍把我看成一个低级的动物，我还是在这栋大楼里成了一名聪明出众的人物。看守们从不忘记给我带些甜食，而我总是分给诺娃吃，我们成了享有特权的一对。有一段时间，我在诺娃面前总是神气活现的。

这样过了几个星期，我猛然为自己的软弱感到脸红。我下定决心要像一个文明人那样行动起来。趁一次向姬拉表示谢意时，我一把抓住了它手里的本子和笔。画出了表示勾股定理的几何图形。因为我小时曾经读过一本幻想小说，书里的老学者就是用这种方法和另一个世界的智者交往的。这一下对姬拉的震动非同小可。我和姬拉借助于几何这个代言人，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我在纸的一角画上猎户星座，按准确位置标出了梭罗尔星和它的小卫星，接着又在另一个角上画出了古老的太阳系和主要的行星，标出了地球，同时用手指点点自己的胸脯。姬拉也用手势表示它真正明白我是何人，来自何方了。

从这一天起，姬拉几乎每天都以个别测验为借口抽时间看我，教我猴语，同时以惊人的速度向我学法语。不到两个月，我们俩已经能进行内容十分广泛的交谈。最初双方对

“猴”和“人”的理解很不同，交流有点障碍，但很快就好了。它一说“猴子”，我就理解为“高级生物”、“文明的顶峰”；它一说“人”，我就理解为“动物”、“有点模仿力的动物”。为了消化“猴类进化论”，我花费了不少精力。诺娃显然很不喜欢姬拉，而且对这种谈话感到恼恨。开始时，她总是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抗和干涉：在笼子里蹦高，抓起满把的稻草扔到姬拉头上。我不得不在她屁股上狠狠揍了几下，她才安静下来。

一天，在我多次恳求下，姬拉终于答应带我去城里转一转。在公园里，它告诉我，毁坏的小艇被发现了，引起了科学家们极大的兴趣，它们还没有能力造出那样的东西，只发射过几个围绕这个行星运转的“猴造卫星”。最近发射的卫星还带了一个生物——一个人，但是因为无法回收，不得不在空中把它炸毁了。我暗自庆幸一直留在梭罗尔重力轨道上的飞船躲过了猴类天文学家的观测。姬拉警告我：“扎伊尤斯断定你的天才不过是一种发达动物的本能。如果你硬要坚持说自己是有理智的生物，它就会把你转到脑神经科，进行切除大脑神经中枢的实验。”我又气愤又忧虑，难道我注定要被囚禁一辈子？姬拉说，一个月以后，这里要举行生物学家年会，各家大报都要派出代表。在这个地球上，公众舆论的力量要比扎伊尤斯的力量大得多。姬拉建议我抓住这个机会，在大会上揭示自己的真面目。它的未婚夫高尔内留斯是科学院院士，答应帮我的忙。

一天，姬拉领我来到动物园。突然，我发现笼子里有个人：我的旅伴，空中飞行的指挥和灵魂，卓绝的安泰勒教授！他也像我一样当了俘虏，然而比我还惨，被卖给了动物园。他

身上已经没有任何教授的痕迹了，只是贪婪地望着笼外的猴子们，等待着可怜的施舍。我的眼泪流了出来，低声向姬拉解释着，说明了教授在地球知识界的声誉。姬拉沉思良久，答应设法把他救出动物园。

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但直到会议的第三天才来叫我。姬拉不断把消息报告给我：猴子们进行了论战，扎伊尤斯已经宣读了关于我的长篇论文，说我是一个模仿力很强的人，但毫无理智。高尔内留斯向它提了几个刁钻的问题，结果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被带到了讲台上，在我对面的观众席上坐满了猴子，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了我最大胆的地球式的想象力。让我出场无疑是这次大会最精彩的一节，全场鸦雀无声。我用猴语清晰地说道：“我是一个人，一个有思维的生物，来自一个遥远的行星——地球。在地球上，智慧表现在人身上，是人创立了文明。”我列举了地球上最突出的一些成就。随后又讲到探险和被俘，讲到姬拉和高尔内留斯给我的可贵帮助。最后我呼吁：“和地球接触吧！人和猴子携起手来前进！”我的话赢得了观众，整个会场一下子闹翻了天，沉浸在欢腾之中。

我胜利了！梭罗尔星“最高议会”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立即恢复我的自由。高尔内留斯请我当它的助手，我开始着手对梭罗尔人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囚笼大厅的过道里，我像星球主人似地走来走去。要教会囚徒们说话，这是我的一大抱负。尽管收效甚微，我一直坚持不懈。

一个星期后，高尔内留斯邀请我去参观考古学家新发现的一处废墟。在遗迹的挖掘中，高尔内留斯有了特别的发现。那是一个普通的人形瓷娃娃，和地球上的洋娃娃穿着一模一

样，最奇特的是，这个洋娃娃会说话！当然，它并没有发表演说，只发出了两个音节：“爸爸。”毫无疑问，这个瓷娃娃具出于一个一万年前的“古人”之手，而这个“古人”一定是会说话的。高尔内留斯激动地沉默了。

归途上，我陷入了沉思默想。我设想这个星球原来是由人类统治的，在一万多年前就建立了近乎现代的文明。只是后来，这种文明被猴子们以简单的模仿延续下来。这个设想表面荒谬，却也包含着部分真理。“总有一天我们将被性能高超的机器所取代。”这是地球上相当普遍的一种观点。不仅诗人和小说家这样认为，整个社会上的各阶层中都有人这样看。难道有生命又有极强模仿力的猴子就不能胜过机器人吗？人类文明的特点是什么？是非凡的天才吗？不是。就拿文学来说吧，一本有独创性的书写出来了——一个世纪不过一两本——于是，文人们模仿起来，换句话说就是抄袭。于是几十万册内容雷同，只是标题稍有不同、句子换种形式的书就出版了。这种事情，本性善于模仿的猴子是干得了的。我大胆地沿着这条思路想下去，很快就发现，经过训练的动物，完全可以成为人类一切艺术领域内的专家。说到工业的基础，那些重复同一动作的操作工人，是猴子完全可以胜任的；稍高一层，则是起草报告和在某些场合中讲几句话的公务人员，这一切都是条件反射的问题。那些大猩猩只须机械地照搬几种姿态和训话，便可继承我们的最高行政管理制度。我就这样用一种全新眼光回想着地球上形形色色的活动，突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真理。我认为：在梭罗尔星的“猴类时代”之前肯定有过一个人类时代。我不知道对这一发现究竟该感到骄傲，还是该感到耻辱。

我又回到囚笼大厅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我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囚徒们，我发现他们眼神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感情色彩，一种想摆脱兽性而怀念祖先的痕迹。难道我尤利斯不正是被命运带到这个星球上来成为人类复兴的工具？我一个一个地问候着他们，教他们说话。我决心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来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突然，我发现诺娃的笼子空了，心中立刻蒙上一层不祥的阴云。我狂怒地追问诺娃的下落。“她不舒服，送到特护室去了。”姬拉悄悄地对我说，“我是说，她怀孕了！”它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注视着我。

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局面使我不知所措。我将要在这个猎户星座里当父亲，在梭罗尔星上有一个孩子了，孩子的母亲呢，她漂亮的肉体对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然而大脑却是动物的。宇宙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又想哭，又想笑。姬拉答应让我偷偷地去看望诺娃。我把诺娃搂在怀里，用手抚摸着我们这奇特爱情的结晶，怀孕似乎使她换了一个人，具有了从前不曾有过的庄严；双眸闪出一种崭新的喜悦。突然，她模糊不清地叫出了我的名字。那是以前教她练发音用的，她一直记着，我高兴极了。

高尔内留斯向我坦露了心中的秘密。新的发现深深刺激了它，然而，科学是不讲自尊心的。它认为梭罗尔星的“猴子时代”以前是存在过一种智慧的人类，但这个人类退化了。重新回到野蛮时代。它已经找到了有关的证据。一天，它秘密地带我去参观脑外科的最新实验。它们把人麻醉后，加上电流刺激，使被实验者恢复了对远古人类的记忆，并用猴语重述一万多年前的往事。这一奇迹揭开了可怕的真相：原来，头脑的懒惰侵蚀了梭罗尔星的人类，他们不再读书，甚至连

看侦探小说都成了极费力的脑力劳动。体育比赛也停止了。这时，实验室里的猴子人首先起来反抗，成了革命的先锋。它们的大脑在寂静的思索中得到发展，后来又学会了说话。它们给语言派的第一个用场，就是来反抗人类的命令。最后，猴子们穿上人类的军服，举着人类的武器，征服了软弱懒惰的人类。实验结束后，高尔内留斯一直盯着我。它似乎在说，这样懦弱无能的人类，难道不该让位给更高贵的生物吗？我脸红了，避开了它的眼睛。

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了，诺娃生下一个漂亮的男孩。它的容貌和目光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将来必定是一个真正的人。是我，重新点燃了圣火；是我，使一个人类社会得以复活，并将在这个行星上茁壮成长。诺娃心醉神迷地注视着孩子。新生命的诞生使她在生物的台阶上跳了好几级，面部表情已经孕含着文明的精神了。姬拉俯下身子，轻轻地把嘴唇贴在婴儿的额头上，诺娃居然没有阻拦它。回想起以前她对姬拉的那种敌视态度，我不得不认为这又是一个新的奇迹。走出来的时候，姬拉擦着眼泪动情地说：“龙利斯，有时我仿佛觉得这也是我的孩子！”

扎伊尤斯一伙把我视为眼中钉，因为我是它们在科研中所犯错误的活证据，而且可能在这个星球扎根结果，形成威胁。它们正在说服最高议会把我干掉，或者以实验为借口切除一部分大脑。当然，它们也不会放过诺娃和婴儿。我跌入可怕的绝望中。姬拉和高尔内留斯决定帮助我逃走，回到地球去。它们告诉我，十天以后，梭罗尔星要发射一个载人的卫星，以测定某些射线的作用，预定载三个人。它们决定让我们一家三口顶替那三个人飞走。我默默地向那些牢笼里的